口述人：苏家俊（男，1939年出生，楚雄洲双柏县大庄镇大庄村）  
采访人：文慧（女，1960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）  
采访主题：大饥荒

采访时间：2011年3月15日  
采访地点：楚雄双柏县大庄镇大河边村苏美玲家中

苏家俊，1939年出生，楚雄洲双柏县大庄镇大庄村

**采访梗概**：

采访人与被访人有亲戚关系，称被访人“舅姥爹”，即舅姥爷，因为被访人家庭属于地主，曾经历过家庭被抄家的土改，采访主要内容涉及：土改当时发生的情况，抄家，分田分财产，“大人（成年人）被关，小孩子被赶跑”。采访的另一个重点是，因为被访人认识采访人的爷爷（解放前是地主并做过县长），解放后被判刑在劳改农场10年，回到家乡村子被管制劳动（当时是1960年），采访人通过被访人回忆，讲述采访人爷 爷从劳改农场回到村子后“被管制劳动”的生活。

**采访抄录**：

问：舅姥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
答：我叫苏家俊。

问：哪年生的？

答：我是……39年生的，属兔的。

问：你吃过伙食团了？

答：吃过了，生产队大锅饭，整拢（集中）一起吃，五八年大战钢铁，伙食团吃不饱，名义我吃42斤，实际只有38斤。吃不饱么，有哪样办法？找些蚕豆，山上的朵依（一种野菜）吃，放上盐巴吃。朵依还好吃呢，沙老（一种野菜）就不好吃了，味道么，不好说。山茅野菜也找来吃，放在锅里水煮煮。我还见过你老爹（爷爷），他当时是，61年被释放回来（土改时作为“大地主”被劳教），在你家原来老房子后面一间小房子，给他住，弄点吃的，晚上点盏小煤油灯，我还过去和他说说话。你爹不在那里了，你老爹劳改回来，带着一点铺盖，交给生产队，干劳动，当时有60多岁了，解放后被拉去“改造”，有些被镇压了，我大爹（父亲大哥）就被镇压了，现在说双柏中学是我大爹创办的，我大爹和二大爹（父亲二哥）解放前是国民党的，二大爹还当过县长。

问：你和我爷爷当时聊天哦？

答：白天生产队干劳动，晚上他看书，我去找他聊天。

问：他长什么样子？我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。

答：样子……不好说。他当时身体好的。他劳改回来，我和他熟的。当时吃不饱，日子苦。他不讲他在劳改时怎么过的，当时空气比较紧。他也不讲解放前怎么样，在劳改农场过的，反正关到时候就把你放出来。你爷爷不爱讲话，只爱看书，抽烟，抽8分钱一包的烟，酒不喝。我一去他那里，他就说，老表（同辈兄弟相称）来坐。他一个人住，不讲他的娃娃，都在外面工作了，成份高，他也不说想他的娃娃。我的小娃60几年读书，人家都说我家成份高。你考起了，说你阶级（成份）高。

问：我老爹（爷爷）当时怎么吃饭？

答：就在伙食团吃。他回来过了两年多就死了。那时我也不能过来，当时我们这些成份高的家庭子女，也不能随便走动（自由出行），说我们藏着什么金银财宝，人家贫下中农可以随便走动，我们这些地主富农子女就不行，过年过节还要打扫卫生，农村管得紧得很。

问：我爷爷劳改回来吃饭怎么吃？

答：他在生产队干劳动，有工分就分得一些粮食吃。给你多少工分，生产队长说了算。生产队分粮食是这种，收成打下来，每个人可以分六成粮食，另外四成粮食就按你工分来分，工分多就分得多，没有工分就分不到。10个工分是一个强劳动力（青年壮年男子）。粮食分了后，再看你工分多少，分得几块钱，这些钱就拿去买盐巴这些日用品。

问：我爷爷回来一直劳动？

答：一直劳动到死。不劳动就没有工分，就没得吃的。

问：我爷爷当时爱读的书是什么？

答：多数看的书是毛主席的书，压迫你看，个个都读，吃饭前端着碗去毛主席像前“早请示晚汇报”，管着多严。

问：吃饭前还要汇报？

答：是的。说今天工作如何如何，做得怎么样，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，每个人都要讲。那个时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。

问：我听说我爷爷头天听说要批斗他，就被嚇着，就自杀……

答：……

问：他个子高不高？

答：不高，你奶高些。那种时候，老祖宗的灵牌都被销毁了，老的被整死，小的一样晓不得，死了不少人，刚刚解放时，像我们这种地主富农家，没得吃了，去山上找山茅野菜，饿死不少人。后来吃伙食团又饿死一些人。

问：大跃进怎么开始？

答：开始就是吃伙食团，煮一大锅饭，每个人自己拿着碗去打吃。

问：你再讲下和我爷爷认识。

答：他是60年回来，那时我就认识他了，他被从劳改农场回来，交给生产队管制，逢年过节还要去打扫卫生。靠工分吃饭，劳动就给他工分，他住的地方根本就不成样子。

问：讲下解放前的事……

答：当时我们家在大庄，楚雄州双柏县，我家有田产，当时叫双柏最大的地主，土改，清匪反霸，把地主的财产分给贫下中农，我在家里待不住，就来易门找我姐姐（苏美玲）。土改时，让地主把东西交出来，当时我有十几岁，47、8年解放，50年搞清匪反霸，把地主富农房子分给贫下中农。我们家的房子统统被收掉，多少人过了，上面派来的干部，农协会长，别人选出来的，拿封皮（封条）封住门，一样东西就拿不出来了，我们家老的被关着，下的像我们，穿的裤子都被扒下来，那时落后，贫下中农的娃娃都没有裤子，把我们的裤子扒下来给他们穿。他们说叫“解放”，工作队来组织，把老百姓组织起来。那些工作队的，都是参加过打仗的，有点文化。

问：家里不留些东西吗？

答：田地好的都被分了，差的留给你一点，留了5、6亩地。解放前我们家的土地多呢，一个庄子都是我们家的。

问：你读个书吗？

答：没怎么读过，刚读了一两年，一解放，就读不成了。当时土匪也多，像我大姐回娘家，要带着枪护送回来。我大爹当时还是团长，家里有枪，当时土匪多，几个省打来打去。刚解放就是清匪反霸，财产被拿去分，大人（成人）被拉去关着，不管你有罪无罪都拿去关着，罪恶大的，还要戴脚镣，像当过乡长保长就是这种。直搞到五四年才基本结束。反正就像老毛（毛泽东）说的，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。我们就是被推翻的阶级了。贫下中农翻身了，老毛说的，穷人翻身了，就可以来拿你的东西了。政府支持他们，来没收你的东西了，实际就是抢了，进家门来，来的人多呢，穷人都来了，我们这些小娃娃就害怕了，他们说是，拉征收没收，瞧得上的都拿走了。东西拿走，大的东西拿到农协会，再分，一些小的，就自己拿走了。那些人文化水平低，拿走东西也不知道怎么记录。当时就是乱七八糟的。

问：你参加过文革吗？

答：我们这种成份高的，不敢参加，躲在旁边看。那些当官的被批斗，说他们是“当权派”。那些县长县委书记就是这种。

（完）